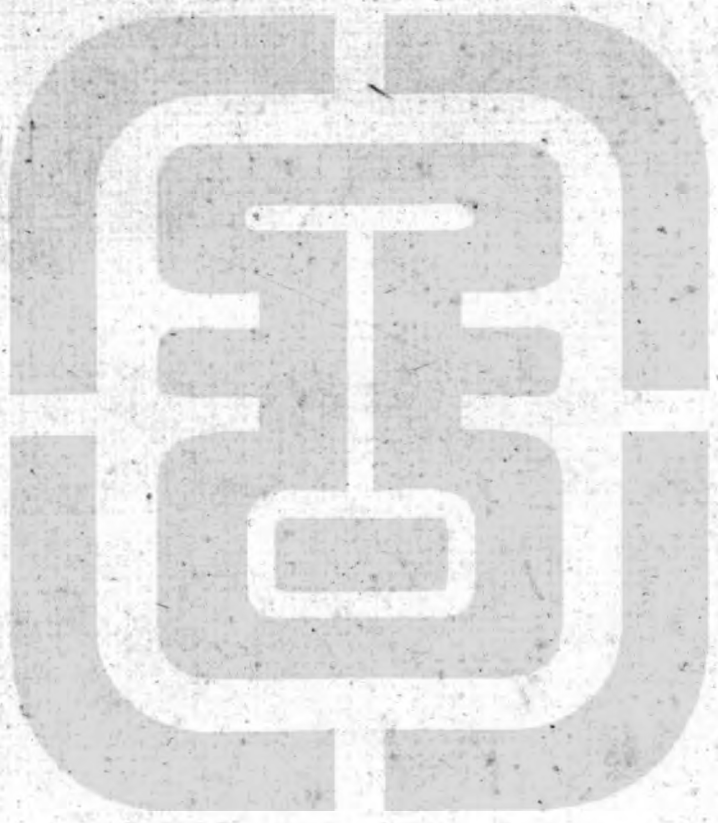


申

14



幽閒鼓吹

唐清河張固撰

宣宗屬念萬壽公主蓋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駙馬鄭
尚書之弟覲嘗危疾上使訊之使迴上問公主視疾
否曰無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戲場上大怒且嘆曰我
怪士大夫不欲與我爲親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
走輦至則立於階下不視久之主大懼涕泣辭謝上
責曰豈有小郎病乃親看他處乎立遣歸宅畢宣宗
之世婦禮以修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韋尙書澳遽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少閒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勅使如何韋公卽述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首曰總未總未依前怕他在於卿如何計將安出韋公旣不爲之素備乃率意對曰以臣所見謀之於外庭卽恐有太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卽一片矣公慙汗而退噫大君之問社稷之福對敷止此惜哉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無畏有何貯畫言之公嘗蓄論儲宮之意至是乃頓首以諫上曰若立儲君便是閒人公不敢盡言而退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惟銷一局碁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曰遠郡

學海類編 二 言述
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張長史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叛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閒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待筆法之妙冠于一時

白尙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顧覩姓名熟視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卽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卽易矣因爲之延譽聲名大振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此題速改之爲渥洼馬賦曰校些子奮筆斯須而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胡山之亂葉便欲首送京尹曰喬彝崢嶸甚以解副薦之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
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記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
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
者視之當爲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公怒
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
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役於溷中矣李公大
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
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雲

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卻援帶命邀之

苗帝師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驢
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旣覺有
老父坐其旁因揖叙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縈
悒甚甯要知前事耶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
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一郡甯可及乎
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
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向上
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卽不得假者卽得苗都

學海類編 四 言近
以爲怪誕捐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
宰三日

賓客劉公之爲屯田員外郎時事勢稍異旦夕有騰越
之勢知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
命報韋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簾下韋秀
才獻卷已略省之而意色殊倦韋覺之乃去與僧語
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
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
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捐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

才乃處厚相也後三十餘年在中書劉轉屯田郎中
朱崖李相在維揚封川李相在湖州拜賓客分司朱崖
大懼遣專使厚致信好封川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
久朱崖入相過洛封川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乞
一見欲解紛復書曰怨卽不怨見卽無端初朱崖封
川早相善在中外致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封川在
位朱崖爲兵部尙書自得岐路必當大拜封川多方
阻之未効朱崖知而憂之邠公杜相卽封川黨時爲
京兆尹一日謁封川封川深念杜公進曰何戚戚也

封川曰君揣我何念杜公曰非大戎乎曰是也何以相救曰某卽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曰大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于今怏怏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治慊恨曰何官曰御史大夫封川曰此卽得邪公再三與約乃馳詣安邑門門人報杜尹來朱崖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朱崖驚喜雙淚遽落日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遽告封川封川與虔

州議之竟爲所隳終至後禍

朱崖在維揚監軍使楊欽義追入必爲樞近而朱崖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邀中堂飲更無餘賓而陳設寶器圖畫數牀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起後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詔令監淮南軍欽義至卽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笑曰此無所直奈何相拒一時卻與欽義感悅數倍後竟作樞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是欽義也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

錢數千繩并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
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
藍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
折其謀終身不敢失節

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
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闈者
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
奴三百疋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

潘孟陽爲戶部侍郎太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
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
然試會爾列吾觀之因徧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
視之旣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坐綠衣
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
是有名卿相

元相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相國常賦詩命院中屬和周
正郎乃簪笏見相公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
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也相國嘉之曰遽以實告賢
於能詩者矣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弊因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爲見知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所惠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安祿山將反前三兩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錫賚絕厚滿廳施大圖圖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陽悉如其畫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銜命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相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爭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及懸車之後公與議行止崔時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公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而一章允請三數月後門館闕寂家人輩竊罵之公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崔造相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遂

學海類編
決退一二歲中居閒躁悶顧謂兒姪曰不得他諸道
金銅茶籠子物掩也遂復起

相國張延賞將判度支知有一大獄頗有冤濫每甚扼
腕及判使卽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
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
此獄公大怒更促之明日帖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
益怒命兩日須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
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
不止

元相載在中書日有丈人自宣州所居來投求一職事
中書度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惋
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得一
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視之更無一辭唯署名
而已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
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
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畱
連數日及辭去奉絹一千疋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
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載不得送使者窺

伺門下出入頻者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卽
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
製西梁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
焉道調梁州是也

丞相牛公應舉知于頔相之奇俊也特詣襄陽求知住
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
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
之五百受之乎曰擲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謂賓佐
曰某蓋事繁有闕違者立命小將齎絹五百書一函

追之曰未出界卽領來如已出界卽送書信小將於
界外追及牛公不啓封指迴

是書爲有唐張固撰共二十五篇固在懿僖閒採
摭宣宗遺事簡當精覈誠可以補史氏之闕余嘗
閱唐詩鼓吹讀姚文公序文讀宋高宗退居德壽
宮嘗纂唐宋遺事爲幽閒鼓吹愚謂姚公不知固
有是書而謂纂於高宗耶抑宗高之所纂別有其
書耶亦不可得而深考也余家藏有固宋本特錄
而傳焉姑識以俟知者嘉靖壬午春三月吳郡大

石山人顧元慶

別號書齋王十一年二月吳縣人

善山水人物山陰縣山陰縣志云元慶字叔元

官至太僕寺卿其詩文皆自出心裁不蹈前人

舊習其詩如五言古詩如五言古詩如五言古

詩如五言古詩如五言古詩如五言古詩如五

言古詩如五言古詩如五言古詩如五言古詩

如五言古詩如五言古詩如五言古詩如五言

古詩如五言古詩如五言古詩如五言古詩如

五言古詩如五言古詩如五言古詩如五言古

幽閒鼓吹終



灌畦暇語者何老圃騰頰之云也嘗憶早年血氣未定
鋪方紙運寸管自許不落人後亟起以干一旦之名良
甚苦辛力盡志殫僅能如願終以枯腸不貯機穽不能
隨世低昂中年以來漸識悔悵顧胸中有所謂刮磨者
蟠不得吐則更目懲艾伏不敢發乃知昔者所爲辛苦
以求者大可怪笑非但無益抑爲童妨嗚呼大丈夫亦
安往而失其貧賤者哉於是決意勇出脫謝纓弁故邱
之旁有地彌畊蛇行趨隰土氣沃衍甘井在前不病於
汲除治以蔣蔬咸曰宜哉夫藉暄於春陽射利者不爭

資潤于泉脈乾沒者不忌而又繼日以從事其爲力可
以不匱率歲而計入其爲收亦足糊口每風日好時皋
壤悅暢負杖曳履暫出郊塹比鄰之人偶相與立曹相
與談忽覺吻頤咄咤故態橫發或童顛之叟或粗有知
識之少年時時相顧捧腹一笑意雖不倫亦似可惜因
取而疏之以其緣隙日乃有得也故以暇語題辭

灌畦暇語

唐 撰人 闕

堯不有其耳目者也寄其視於舜而四目以明寄其聽
於舜而四聰以達堯與舜一體之化也故舜饗大功二
十堯無得而名

老圃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無以則有如秦之
二世矣乎二世惟不能視也而寄其目於趙高下步
不容跬高指鹿以爲馬二世唯不能聽也而寄其耳
于高盜滿山東民胥爲仇而曠不得聞身死望夷之

下秦祀忽諸雖蒞醢高庸何能及故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

彭寵以漁陽叛光武爲之旰食會其奴斬寵首以自歸帝喜封奴爲不義侯

老圃曰天下之惡均也惟害人之叛己也是以有討奈何奴利其主而以侯不可以訓矣有天下者有大物也不可以私意持也高帝微時數窘于丁公顧而語之曰天下未定兩賢豈相戾哉丁公以是免及帝卽位執而僇

原缺

子齊初應舉時行其文卷有所謂中謨者大爲昌黎韓

公愈所賞以詩贈之云丹穴五色羽其名爲鳳凰昔周
有盛德此鳥鳴高岡和聲隨祥風窅窕相飄揚聞者亦
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姬旦死千載闕其光吾君亦勤
理遲子一來翔其見獎重如此公復爲延譽于主司以
是子齊之聲響於廷右矣會爲主司所擯公論大屈公
咨嗟久之又爲之賦駑驥之章其詞曰駑駘誠齷齪市
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價微不難酬渴飲一斗水飢食
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絕域自矜無
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爲畱借問價幾何黃金比蒿

邱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饑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
問誰能爲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建隄王
良執其轡造父挾其駟因論天外事恍惚令人愁駑駘
與騏驎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
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驎不敢言低回但垂頭人皆劣騏
驎共以駑駘優喟予獨興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
爲我商聲謳

老圃曰金量之於多寡非所受則不能容丈尺之于
長短非所準則不能度故無仲尼則微生可以言直

矣申枨可以言剛矣柳下季不得以爲介矣孤竹君
之二子不得以言廉矣是以士誠自修也而時或莫
之知則有湮阮而不聞白黑混淆孰蕪而孰薰卒然
而得名世之士加至誠由直道以少振其撓顧不快
歟予嘗諷韓之二詩三復熟讀而不能去手興感所
至則往往爲之墮睫吁後來豈復有如斯人耶

甯戚欲于齊桓公厥路無從飯牛車下逢桓公夕出戚
乃扣牛角而疾歌商聲之詩詩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
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甗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

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後車載以歸與語大悅
擢爲上客而預聞國事其後楊惲以列卿被放因與孫
會宗書其中有秦聲之詩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
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是時有與
惲不相能者謗其語以上聞孝宣帝大怒下之吏當以
大臣怨誹罪及三族

老圃曰嘻南山一也其託以諷亦一也攷其情詞甯
語尤爲深切然一則以封一則以族豈所遇者不同
歟抑楊涉于有情而甯特遊于疏遠者歟夫人主內

貯私意則聰明不開聰明不開則橫生忌諱橫生忌
諱則直言不聞而廷有非辜矣讒基之黨又乘之以

危中國士嘻曾謂孝宣帝其不及齊桓公者遠矣

後漢繁欽傷世道剝喪賢愚隱情上之人用察不至而
小人得志君子伏匿于是賦生茨之詩其詞曰有茨生
蘭圃布葉翳芙蓉寄根膏壤隈春澤以養軀太陽曝眞
色翔風發其莠甘液潤其中華實與氣俱族類日夜滋
被我中唐隅

老圃曰欽之托興也甚可畏也甚可恨也夫茨之生

于蘭圃也始竝軀以處而已矣未有害也漫不知禁則枝葉專舒而能翳芳草矣又不知禁則將疑于似是而世之寵光必聚于其所矣膏壤也春澤也太陽也翔風也甘液也寵光不一之譬也始萌其根株又發其顏色始毓其軀幹又流其氣脉其眷眷至于如此則茨之積也安得而不厚茨之積也厚則族大類滋彌滿于中唐之閒向所謂猗蘭芙蓉皆無地以托業矣吁可不甚畏者耶吁可不甚恨者耶

仙人海春居罽馱山善嘯術太山道士鍾約往來敬其藝願學焉而無從一日春變其形爲石約不之知乃坐旁石上仰面嘯而春所化石應之亦發聲傾山動澗雲霧爲之下墮約知是春驚起再拜以祈請焉春哀其誠因教以三術凡不飲不食乃得嘯而風生于虎也

老圃曰夫氣出于虛則凝而不散畱于實則鬱兮而不達聲出于虛則圓而不息畱于實則澌盡而不發虛之于術則大矣豈惟嘯旨則然古之善事其心者萬形錯陳日接于化而不怛風生于虎其細矣夫

沈約以佐命勲位冠梁朝晚年新進用事者忌其固位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取約所爲鹿葱詩乘閒以白武帝帝意已不能堪未幾
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約以憂死其詩曰野馬不可
騎兔絲詎宜織爾非萃與蒿豈供麋鹿食

老圃曰君子之於言不可以無擇也身處嫌疑之地
而口陳形迹之語加有媒孽之人爲搆于旁沈之不
免也固宜故曰禍藏于眇微微物不可以不戒

周禮金石有一定之響故諸音皆受鐘磬之均至于饗
燕堂上不懸金石則以笛有一定之調故諸絃歌皆從
爲正也晉世列和善爲笛荀勖常欲依十二律作十二

笛令一孔應一律和曰太樂東廂長笛尾長四尺三寸
今若取其下徵之聲于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
五分有餘和昔日依之不可吹也勖又問和曰若不知
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曰
每合樂時隨歌者清濁聲假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
曰此三尺二調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
調漢魏以來相傳施用不能改也

老圃曰古之遺樂其不可復矣乎昔以絃歌受笛之
均今以歌聲定笛之調律與笛孔不能相當此正東

西之相及也漢書言雅樂者有制氏但習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傳至列和蓋以成譜相授爾然則後之作樂者將孰考正也文王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言有義爲可論有理爲可樂也吁道之不明也道之不傳也盈于耳目之接者舉是也而何有于笛哉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若有不可諱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臣固將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命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寡人敢不敬從管仲攝衣冠

而起對曰東郭有狗嗶嗶旦暮欲齧我豸而不使也公惟愛味而易牙善調以鼎飪事公公曰我唯嬰兒之未常易牙退蒸其首子芼而進之夫人情非不愛其子也于子之不愛將何有于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南郭有狗嗶嗶旦暮欲齧我豸而不使也公惟喜宮而好妒豎刁自刑自理公之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于身之不愛將何有于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西郭有狗嗶嗶旦暮欲齧我豸而不使也公惟有疾而進禳堂巫氏乘公之意而敢爲誕

言夫言心聲也于心之敢欺將何有于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北郭有狗嗷嗷旦暮欲齧我豶而不使也公惟愛整而樂人之飭衛公子開方事公十有五年不歸視其親于親之敢忘將何有于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以手加頰曰臣之願畢矣今臣之屬氣奄氣將盡願君不忘臣之言臣目則能瞑矣管仲死既葬桓公盡逐四人者居數日味不嫌于口而反易牙宮中之辨不理而反豎刁苛疾閒作而反堂巫朝行亂倫而反開方桓公嗟聖人固有悖矣乎其

後期年四人者果作難圍公宮而不得出入有婦人從竇以見公公曰吾飢欲食而外不饋吾渴欲飲而漿不至吾不知作難者誰也婦人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曰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曰嗟聖人之言長乎哉吾何面目見仲父于地下

老圃曰蔽惑之于心術也顧不怪哉始恆公取夷吾于仇讎而屬以國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宜若同心共體之不如也晚節末路而其顛錯如是夫仲父以爲狗矣而公會不能少悟不能以頃而去也嗚呼撫

學海類編
四封之境位于人上而乃與羣嗟嗟者朝夕以從事
其於危邦殺身也直立而須之爾蔽惑之于心術也
顧不怪哉

戴逵作閒遊贊既曰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
蕭瑟之音朗其可以藻元營素芘其皓然者矣又曰凡
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遊者奚往而不適奚
待而不足又曰奇趣難均元契罕遇終古孤栖于一岳
獨玩于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輟斤寢絃
之嘆固已幽結于中林驟感于遐心

老圃曰異哉安道未始知遊者也夫宇宙上下今古
來往總總眾念管乎是矣又奚爲恫虛而畏獨又奚
爲矜羨而聘合古之至游者不出于戶牖之間而高
覽于八紘之外內視反聽于几席之上而萬有不同
之態度皆無以逃其察和光混融大同而爲一孰恃
而比承孰取而藻瑩未忘之情付以理遣而無對之
感寄諸忘言者矣異哉安道未始知遊者也

元道經云萬性之中至靈者人與天地同生于虛無之
始因元氣而結以成形天地能安靜和柔不移于本常

守虛無湛然不勞得自然之道元氣不散故能久長人緣生想移于本性目妄視耳妄聽鼻妄香矣口妄言味身妄作役意妄思慮是以六賊交攘元氣消散而壽命不永

老圃曰其然豈其然乎夫人之與天地俱空中之一物耳一晝一夜圓周之度其閒不容息然則天地奚爲而安靜全盈消減震曜動薄其爲力亦可以言勁矣然則天地奚爲而和柔彼日月雷風水火山澤之森乎兩閒也與人之所謂耳目口鼻身意則一而已

矣天地失其行元氣有伏有逆則爲燥溼繆斲之變人失其準元氣有壯有衰則爲偏枯疢毒之疾真與妄對祥與眚反天地果無以異于吾人大丈夫志氣挺特固當立遠大之見窺造物者之所以物物而不當物于物以橫生欣恥也夫蚤蚤之謀止于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穴深尋焉則臂不能探矣吾懼人之疑于是說也聊復援筆庶幾解頤

虞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百獸非一類之種

學海類編
也鳳鳥不時有之物也編作于列比竹奏于庭飛走上
下如應契券彼苗民之頑也攻之以兵而不諫矣秉朱
執翳近在階廡之下而江湖數千里之外報以七旬之
速是亦有說矣乎

老圃曰然則所謂心術之化也大心術之化不待使
令號召也而其答如響書曰光被四表又曰格于上
下夫堯舜氏所乘者神光也神之所攝光之所燭燎
雖四表上下無不和來然則非一類之百獸不時有
之鳳鳥與夫頑不即工之有苗動蕩鼓舞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者也故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客有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王不喜或奏野音
焉王大說

老圃曰人之所以相動者心精也心精之所接雖物
而受其所不接雖精勿畱噫嘻天下未始有真好惡
者也則夫持其絕伎以幸人之必察難矣夫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說之從受其術而以釣
聞于楚國近吳道元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畫以爲
卓絕

老圃曰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同者迹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騏驥以善走絕其羣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步哉顧所以滅景追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弋而得釣臨書而善畫特轉移之頃爾古之善學者蓋又有爲方而不以矩爲圓而不以規及其又進于此則注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其迹旁歧詰曲不可以爲方卒其所以師焉丙丙如丹夫是之謂善學迺如吮毫而勘筆畫之豐省蹲磯以辨竿線之浮沈詹吳且不爲而况不爲詹吳者乎故

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

青邱生喜馳騖其意焦焉惟恐其不及也中年而感內熱之病消中煩燥百方以營之而不能良也往見北宮蒙而告憊焉北宮子曰子知夫重之與輕乎如手揣權衡而璽印塗也誠能以其所重而加其所輕子之疾雖不營猶可爲也青邱生歸而自失悉捐其故所有者而淫思于北宮子之言疾則少閒

老圃曰有是哉夫捐隨侯之珠以邀千仞之爵人莫不怪且笑焉爲其所用者重所求者輕也然則生之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言述
于己也又豈直一隨侯之重者耶青邱生亦弗思之甚者

舊說磐古氏之死也頭爲五嶽日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又云頭爲東嶽腹爲中嶽左臂爲南嶽右臂爲北嶽足爲西嶽又云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又云喜則爲晴怒則爲陰

老圃曰信斯言也則是磐古氏未死以前未有海嶽江河草木于下也未有日月風雲雷電于上也未有晦明陰暗于中也然則磐古氏何所運其想而生何

所植其足而立何所注其耳目而爲視聽何所取其甲子而爲春秋爲說如此是謂大有茫洋而不近事之情無以則假爲之詞猶之可也其意若曰磐古氏天地萬物之祖始也覆幬袒廣大雖不可以爲量要其大形實無以異于一人之身嶽海之遼絕亦尻背之閒爾故曰無以則假爲之辭猶之可也

文人不原事情多承用寓言以爲實如曰堯之時十日竝出石爛山焦堯不勝其毒使羿設弓矢而射之落其九而所存者一今之日是也

老圃曰是何言之悖也如是夫水火之精上見于天日月是也其分爲晝夜其象爲坎離其義爲陰陽堯日有十月當有幾就令十日竝出羿乃諸侯耳安得射而落之是何言之悖也如是嘗聞堯有十瑞曰芻化爲禾也曰神羊觸佞也曰屈軼指邪也曰景星見于天也曰醴液發于地也曰甘露零于野也曰鳳凰止于庭也曰神龍遊于沼也曰萑蒲生于廚也曰歷草立于階也太古鴻荒未有名數三墳河圖之書以草木換易記其時及黃帝氏迎日推策大撓作爲甲

子于是始有紀年之次自甲至癸爲日之數十蓂莢之未生也十日之義俱晦而藏既有蓂莢則有晦朔有晦朔則十日之義俱出而顯爲其有晦也而不亂故也十日竝出其義如此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其妻聞之中夕倚戶而悲牧子愴然而嘆乃援琴而爲別鶴之操其詞曰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衣不寢兮日忘餐

老圃曰古者娶而無子大義當出雖然人之所以爲

人者由其情隱于中故也夫五年之聚匡牀是同一
旦而以為胡越甯不慨然潘安仁初喪其偶作為哀
永逝之詞而賦悼亡之歌夏侯湛見而歎曰是文生
于情歟將情生于文歟覽之喟然令人增伉儷之重
由是以攷商陵牧子之撰其亦可以厚人倫者矣
大禹時天雨稻故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吳
桓王時金陵雨五穀貧民家則有富室則不及

老圃曰天理冥漠常恐不與人相響答壽跖而天顏
知命者不敢怨夫雨穀非天之常也損有餘補不足

凡皆若金陵之事則物無失職矣孔子有言曰君子
周急不繼富訓天之明故也後之宰世之匠庸詎而
忽諸

凡珠龍所吐者名龍珠蛇所吐者名蛇珠越人諺云千
畝木奴不如龍珠蛇珠千枚不及玫瑰

老圃曰夫物皆有本性由其所出不同故貴賤懸則
乃若蛇之所吐其精熒熒必有遺肖者矣名之曰木
奴其賤如隸雖數彌千多亦奚益越俗誠陋固知其
不敢以望龍珠也嗚乎周人以鼠璞為珍宋人謂燕

石爲寶曾謂周宋而越人之不如

風俗相傳臘日磔雞立春日磔狗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得也大寒至常恐陰勝陽故以戌日臘戌者土氣也用其日殺雞以謝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暑節風雨也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十二門東方三門生氣所出入不欲以死物厭之故獨磔于九門大者金畜禳者卻也抑金使不害春之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

老圃曰異哉吾嘗學洪範五行之說夫萬物之變也

緣于氣其化也因于形生而復死死而復生謂之變自幼而壯壯而老謂之化木陽之生也其色青其聲也角角之爲言動也火陽之成也其色赤其聲也徵徵之爲言止也金陰之收也其色白其聲也商商之爲言彊也水陰之藏也其色黑其聲也羽羽之爲言舒也土王四季其色黃其聲也宮宮之爲言容也明天子在上賢宰相理物使羣有司百執事之人分職而效命庶績無不得其宜則五物以時敘寒暑不忒愆伏不作萬物各由其道陰陽各得其理性命極其

高大顧不此之求而磔禳以弭變擇人之所當事者而移責于雞犬彼物之微且賤者死何有于擇吾獨以爲不訓于洪範之所以言爲之太息

貞觀三年王珪爲侍中文皇帝以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聲樂不稱旨切責之珪與溫彥博進曰孝孫雅士陛下忽以教女樂責之臣恐天下怪愕上怒曰卿等皆我腹心奈何附下罔上反爲孝孫游談也彥博皇恐頓首謝珪獨不拜徐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臣爲不肖而置之樞近責臣以忠直今所言

實無私意陛下忽疑臣是陛下負臣臣決不負陛下上默然而起翌日謂房元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周武聖人尙不用夷齊之諫宣王賢主杜伯乃以無罪死朕每夙夜以古爲鑑昨責珪等今猶慙悔公可爲敕勿以此事遂不進直言

老圃曰臣觀文皇帝天姿聰明從諫如流直千載而一遇希闊不可逢值之真主也其言反覆懲艾直使人涕下而不知禁大丈夫逢人主如此顧不能明目張膽出胷中勁正之氣以報萬一真無足觀者彥博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言近
碌碌如轅軛底穿鼻犢爾一被頓抑則貼妥從服之
不暇當爾之時微王侍中挺挺不少屈上意未必迴
也如孝孫者身為雅士而甘心以藝授宮禁雖殺之
何足道第諍臣角折而言沮豈不使人喪氣吁君臣
相遇以修大功堂堂不拔之基流羨于無窮厥有由
哉詩不云乎念茲皇祖臣觀今日之勢固宜以皇祖
為戒也

元魏宗室子直封真定公鹿念為國中尉每勸子直必
厲以忠廉之節嘗謂子直賦詩二章其一云嶧山萬尺
樹雕鏤作琴瑟由此材高遠絃響藹中律其一云援琴
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筦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由
是感悟卒為賢公子

老圃曰鹿子之詩文義博約真風人之作也豈惟子
直後之好修之士取而玩諸必有以動盪其善心者
矣嘗怪趾麟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夫侈足以
滅性靡足以毀則凡為公子者實有焉今一為善言
所誘掖乃能改節以自整飭由是以考麟趾之公子
亦必有所自者矣吁鹿子可作吾願納交于其門

學海類編
周官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及九州之域各有分
星凡五雲之物十有二風皆謹書之眡祲記十輝之妖
祥占夢掌六夢之吉凶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令始難
毆疫

老圃曰天地之與人也皆空中有形氣之物爾故其
精氣上下流通攝授莫不圓融而爲一莫不出入于
五物之間有揮散而見于形象者凡耳目之所接夢
覺之所見如環無端如旦晝之次昧者曾不之知也
聖人者智足以探幾物之先而逆知其所以然然且
爲舍萌贈夢之法始難毆疫之官妖祥變動懼而不
敢懈也吉凶與民同患于是乎在

坡東黃仲秉問事心養生之術于老圃

老圃曰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夫因虛而運想想成則
以虛而爲實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嚮于虛矣昨之
所謂實若一聚之烟也從無而有形形立則以無而
爲有有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嚮于無矣昨之所謂
有者一窖之塵也故曰心奚足事生奚足養且烟之
起止塵之囂寂風定氣除了復何在子試嘗觀所謂

學海類編
言
灰矣乎五木之火皆託傳于木焱焰既合五者如一
火木之極然後積而成灰木轉而火火轉而灰灰之
所藏者深矣生之謂性性之動者之謂情性本元也
而不必其有定者焉是水中之波也情之有所轉也
而不必有其轉者焉是沙中之金也沙中之金由粗
以聚聚則極而爲沈其沈也重水中之波由湛而揚
揚則極而爲浮其浮也輕積輕者所以幻虛也積重
者所以幻有也嗚乎吾所聞于師者止是矣心奚足
事生奚足養子亦嘗擇焉于吾言者矣

太古之時精祲未分善惡之類力敵則戰吞噬搏格無
有已時上帝憑怒實生聖人以爲君長復爲之正陰陽
之氣以分別處之使無相奪倫然後稍奠厥居然尙有
五方毒龍貔獠蟲蛇之倫吮牙伏爪雜處于覆幬之間
上帝有命凡生物抱理之不直者迺得日取以供血食
日月既久貪饕無制憑其凶威淫及善類二帝三王之
世聖人有憂焉始立官師設厲禁正的礪鏃戈矛刀鋸
削格羅落無所不用以與之從事會上帝亦自惡其虐
害勦厥族孕惟獬豸一種不侵暴而易制畜又其天性

惟嫉邪佞一接其目則必蹶之以角糜潰腎腸盡食之然後決故堯獨育其種使司邦直及舜以在位舉十六相去四凶成大功二十于是正人志得隱黨自省朝廷中外清明如洗獬豸不得其所以食其族類咸以餒死自此觸邪之獸絕迹矣

老圃曰二漢以來不常治也不常清明也當其否閉之世羣小人曹立朋居巧擠善良外如韋柔戚施不足畏忌而中實慳毒過于鎔鄒一話一言之不酬往往殺人而傾邦意者觸邪絕迹彼略無所禁則求其

不肆不可得也嗚乎曾謂堯舜氏仁民而愛其澤僅及當年而顧起來患後害迺如是之酷曾謂上帝尊嚴高目而下耳獨邑邑憫憐于鴻荒之初而顧末代紛糾則瞑昧眇邈如不聽聞豈其世數下遷民德澆僞業果所招遂不可禁制者邪不然則回視五方毒龍猊獠蟲蛇之倫吾以其爲猶甘棠而况于獬豸之種耶

周官蠲氏掌去鼃黽鳴出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

老圃曰嗚乎聖人之于民也甚愛惜之而謹去其害

如是之詳也于是耳目之接氛垢詭囂其爲害也薄矣夫鼃黽鳴蟲自以其氣作之爾蓋無意于亂人之聽也然且斬艾之屏斥之曰必其絕類乃止嗚乎聖人之于民也甚愛惜之而謹去其害如是之詳也

世有常言曰一作一止知人表裏故諸葛孔明入五原軍旣退司馬宣王按行其營壘處嘆曰眞天下奇才也老圃曰操作舉動出于心術而指揮顧盼之閒乃與事接人果不難于識知也世之昧者元黃到眼而不能主其色輕重在手而不能分其權卒焉而使遇天

下之奇才烏能察其彷彿也是以唯司馬仲達乃能與孔明竝而爲堅敵其有以夫

齊景公病水十數日矣夜夢與二日鬪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如是其死矣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于公之門以車迎占人占人至晏子告以故使對公曰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瘳居三日公疾大愈召占人而將賜之占人曰非臣之功也晏子實教臣公將賜晏子晏子曰使占人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臣身言之則不信矣

學海類編
老圃曰夫言有道得其道則聽者信疑者決失其道則聽者悖疑者憇晏子可謂知言之所從矣世之占人倚其書以徵災祥智之劣于晏子者豈可以爲數量
宋向戍欲爲弭兵之盟子罕曰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廢之不亦誣乎韓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誰曰不可必將許之

老圃曰然子罕之言不爲無理也兵者聖人之所不廢也有天下聚人羣如之何而廢兵自隋失其德真人受命東略西撫以至大同者兵之功也愚嘗略計大功之後戶口耗半生理天闕墟落莽莽欲無人聲以是而觀合左師韓宣子仁人也哉九原可作吾甯與歸

田狩之事削格置罩之具機繳弓矢之器鷹狗搏噬之用所以命獲者也望其中有委佗而不能動者所建之旃也旃無預與獲事而凡所以命獲者皆取進止焉弊

禽而獻功率效之于其下

老圃曰旃之所以爲旃以無爲而集事其有以似夫吾君子也羣工百有司之伎能吾君子或不能爲也而能爲之主然則上之于下其分勞役也久矣故吾君子之所以柄以計者不可以不察此也

宋景公使弓工作弓九年而成復于公曰臣之精力弱矣公登箕山而射矢逾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力逸選飲羽于石梁

老圃曰弓工以死成其藝景公用不能遺其所長是

以其傳于世者爲足道也嗚呼士有修理亂之方出入于皇王之際心殫志竭以死守其術故不如遇景公者肯捐晷刻之暇力試嘗于鈎弦注矢之間則將弓與人皆湮沒而無聞飲羽石梁何從而發其勁也

悲夫

灌畦暇語終

右灌畦暇語非完書也余頃僦居京城之西一日有賣雜物者過門見其篋有故書數種大抵首尾不全灌畦暇語一編尤爲斷爛余購得之愛其出言皆有微意可爲破顏因爲料理其可讀者才得二十許條餘不可刪取者尙三分之二甚可惜也他日好事君子如有善本幸爲我足之

于彼百善本幸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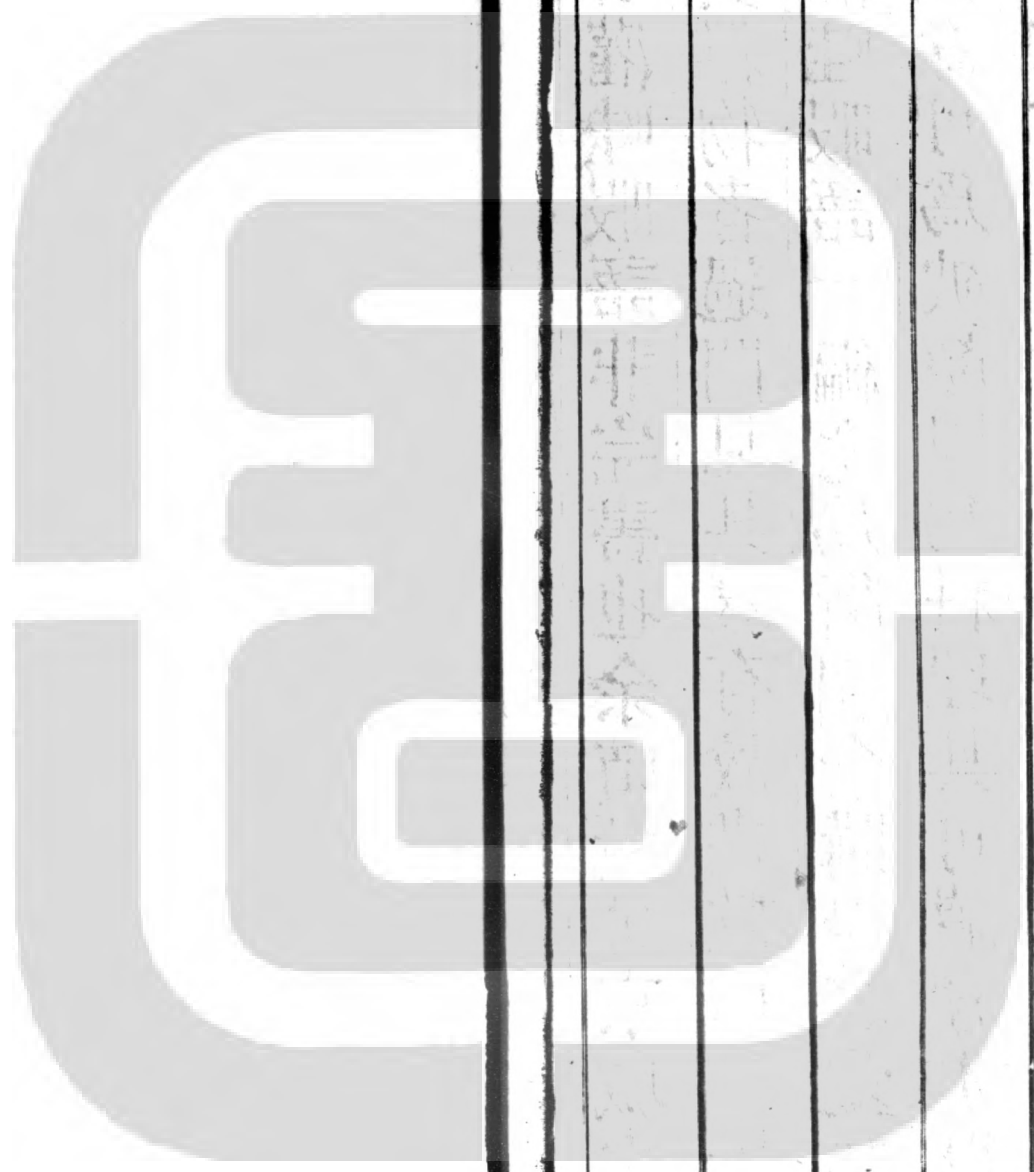
猶不河圖與洛書之二於之二皆謂也

雖不似也

亦不似也

亦不似也

亦不似也



北窗炙輠錄卷上

宋

施彥執

編

新法之變議者紛然伯淳見介甫介甫聞伯淳至盛怒以待之伯淳既見和氣藹然見眉宇閒卽笑謂介甫曰今日諸公所爭皆非私實天下事爾相公少霽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管子猶知爾况乃相公高明乎何苦作逆人事介甫爲伯淳所薰不覺心醉卽謂伯淳曰業已如此奈何伯淳曰尙可改也介甫遂有改法之意許明日

見上白之及明日見上有張天祺者實橫渠弟也自處士徵爲諫官遂于上前面折荆公之短荆公不勝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嘗謂諸公曰新法之弊吾輩當中分其罪使當時盡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爾

范堯夫罷相與伊川相見責堯夫曰曩者某事相公合言何爲不言堯夫謝罪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何爲又不言堯夫又謝罪如此連責數事堯夫皆謝罪及他日伊川偶見堯夫劄子一篋凡伊川責堯夫所不

耳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辯一詞惟謝罪此前輩之度量不可及也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起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魏公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閒消融幾同異魏公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辯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

孫威敏不肯讀溫成皇后策文仁宗再三令授之威敏不受仁宗曰卿既不讀何不擲去威敏曰擲則不敢擲讀亦不敢讀立朝之節若此

呂吉甫既叛介甫介甫再用遂令人廉其事乃得吉甫說秀水通判張君濟置田一事君濟置田時吉甫有舅鄭不知其名謂之鄭三舅往來君濟間介甫乃發其事即拘君濟鄭皆下獄鄭遂死獄中已而奉勅張君濟決配某州臨刑日士大夫莫不哀傷之決訖有內臣出白紙一大幅輒印其脊血而去人大驚問之

答曰欲呈相公也嗚呼介甫酷烈乃至如此乎

姚進道在學士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僕何耶進道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云學中夜閒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進道名華亭人

進道嘗渡楊子江遭大風浪舟人皆號呼進道乃徐顧一親徐德立遽以名呼之曰周公保取吾來德立強忍爲取之曰姚平生不爲不義事江神倘有

學海類編
三
言述
知乎使吾言不虛風浪卽止不爾請就溺死俄而風
霽

禹錫高祖謂之陶四翁開染肆嘗有紫草來四翁乃出
四百萬錢市之數日有駟者至視之曰此僞草也四
翁曰何如駟者曰此蒸壞草也澤皆盡矣今色在外
實僞物也不可用四翁試之信然駟者曰毋憂某當
爲翁徧諸小染家分之四翁曰諾明日駟者至
通事
駟曰翁盡取四百萬錢草對其人一熱而盡曰甯我悞
豈可悞他人耶時陶氏資尙薄其後富盛累世子孫

登第者亦數人而禹錫其一也禹錫名與諧錢塘人
子韶說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以爲外物豈可必
而聖人之言乃如此蓋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故知
必不死于桓魋此天下高論古人所未到也予亦以
謂古人文字皆聖賢之氣所發雖一詩一文亦天地
之秀氣今人懶于文字者蓋其氣不與聖賢之氣及
天地之秀氣合故不得不懶也

龜山爲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特迂路見龜山
執禮甚恭龜山辭讓久之察其意果出于至誠卽問

之曰提學治詩否曰然龜山曰提學治詩雖聲滿四海然只恐未曾治季常曰何以教之龜山曰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今誦三百篇詩倘授之以政果能達歟使于四方果能專對歟倘能了此事則可不然是元不會治詩也季常不能對

子韶

張九成

既魁天下已身為禁從始歸教學聖錫

汪應辰

既魁天下乃不遠千里始來從子韶學此皆天下奇特事又子才妻聖錫乃以書充匿此亦異事也

趙清獻初入京赴試每經場務同行者皆欲隱稅過清獻不可以謂為士人已欺官况他日在仕路乎竟稅之

趙元鎮丞相未第時嘗投牒索逋二百緡其縣令曰秀才不親至乃令僕來耶回判其牒曰某人同趙秀才出頭理對元鎮視其牒曰必欲趙秀才出頭乎奉贈二百千遂置其牒

一

天經曰介甫既封荆公後遂進封舒王合之乃為荆舒故東坡詩曰未暇闢楊墨且復懲荆舒此皆門人不

學之過

胡安定自草澤召有司令習儀安定不可有司問之曰
 某事父則知事君之義在鄉里則知朝廷之儀安用
 習為當時恨其崛強及對日人皆屬目視之而安定
 拜舞之容登降之節藹然如素宦于朝者眾乃大服
 陳伯修作五代史序東坡曰如錦宮人裹孝幘頭嗟乎
 伯修不思也昔左太冲三都賦就人未之重也乃往
 見元晏元晏為作序增價百倍古之人所以為入序
 者本以其人輕而我之道已信于天下故假吾筆墨

為之增重耳今歐公在天下如太山北斗伯修自揣
 何如反更作其序何不識輕重也沈元用人或以前
 輩詩文字求其題跋者元用未曾敢下筆此最識體

元用
名晦

正夫曰明皇本無意治天下何以言之顏真卿如何名
 德及祿山反真卿獨全平原乃始曰朕不知有此人
 又異時欲相張嘉貞乃不記其姓名不知逐日用心
 在何處

正夫曰人有話當與通曉者言之與不通曉者言徒爾

費力于彼此無益反復之餘只令人悶耳陸宣公之
于德宗橫說直說口說筆說不知說了多少話德宗
卒不曉其後宣公竟不免忠州之行至于漢高祖踏
著腳便會

荆公論楊子雲投閣事此史臣之妄耳豈有楊子雲而
投閣者又劇秦美新亦後人誣子雲耳子雲豈有作
此文他日見東坡遂論及此東坡云某亦疑一事荆
公曰疑何事東坡曰西漢果有楊子雲否聞者皆大
笑

仁宗嘗郊時潞公作宰相百官已就位上忽暴中風左
右驚擾潞公急止之曰毋譁因誠左右曰事不得聞
幄外乃扶上就湯藥遂稱攝行事至禮畢百官無知
者當時但是樂減一奏識者疑之及出人始知之皆
大驚且服潞公之能當大事也

范文正公云凡爲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天下
名言也

張道望吾鄉長者人也嘗作秀州司戶遇大旱本府所
以望山川禱佛祠祀土龍坐蜥蜴縱徙市所謂致雨

之術無不試卒不雨後欲乞水于海鹽縣神山之龍地眾曰太守以謂張司戶爲人忠厚誠懇使爲之禱宜有所感動遂遣之及望道乞水回至半道果大雨邨人皆羅拜雨中自後州境有水旱使望道祈之往往輒應當時號爲感應司戶

蔡元長苦大腸秘固醫不能通蓋元長不肯服大黃等藥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謁之聞者齟齬久之乃得見已診脈史欲示奇曰請求二十錢元長曰何爲曰欲市紫菀耳史遂市紫菀二十文末之以進須臾

遂通元長大驚問其說曰大腸肺之傳送今之秘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菀清肺氣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聞不知用何湯下耳

錢塘有人小腸秘百方通之不効有一道士錢宗元視之反下縮小便藥俄而遂通人皆怪之以問宗元曰以其秘故醫者驟通之則小便大至水道愈溢而久小便愈不得通矣今吾縮之使水道稍寬此所以得流也此一事殊爲特見

黃師文云男子服建中湯婦人服四物湯者往往十七

八得但時爲之損益耳有男子病小腹一小癰其諸弟侮之曰今日用建中湯否師文曰服建中湯俄而癰潰蓋小腹癰爲虛其熱毒乘虛而入建中湯既補虛而黃耆且潰膿也子才有婢子得面熱病每一面熱至赤且痒絕悶絕問師文師文曰經候來時嘗爲火所逼也問之曰無之已而思之曰昨者經候來遂爲孺人粘衣裳偃僂曝日中甚昏若火炙以孺人趣其物不敢已由是面遂熱師文曰是也四物湯加防風獲差師文藥大率皆如此平江有婦人臥病垂三

年狀如癆醫者皆癆治不差師文往視之曰此食陰物時遭大驚也問之其婦方自省曰曩者方食水糲忽人報其夫墮水由此一驚遂荏苒矣師文以丸子藥一帖與之用雞糞湯下須臾取一痰塊下抉其痰正包一小糲蓋其當時被驚央央在中而不自覺也其後婦人遂安問爲何藥師文曰我只去朱二郎家用十文贖青木香丸一帖與之曰何爲用雞糞湯下曰以雞喜食糲也此師文譎耳未必然也師文父病口瘡師文治之不愈心訝之乃密訪婢子果其父嘗

學海類編 卷一
九
言近
晝同婢子寢明日瘡作師文卽詳其時節明日卽用
其父所寢時令其父淨濯足以某藥貼脚心差又婦
人苦風丹每酒沾脣則風丹重疊而起痒刺骨殆不
可活師文令服五積散約數服以杯酒試之如其言
飲酒已丹不作德昭一婢嘗苦風丹亦以此聞其說
遂服五積散亦差又師文用五積散治產瀉產瀉最
難治師文用五積散殊効

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作官家

正夫曰人不可不識主人位自漢以來識主人之位者

惟四人西漢之張子房東漢之陳太邱蜀之諸葛亮
晉之陶淵明是也子房旣識主人位遂坐其位子房
旣去陳太邱識之遂坐子房之位太邱旣去諸葛武
侯識之又坐太邱之位孔明旣去陶淵明識之遂坐
孔明之位自此以往則賓主莫辨而坐席紛然矣
印說顏子不貳過以爲無第二念亦快

錢塘有兩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
冲晦居萬松嶺兩處士之廬正夾湘相望予嘗館于
冲晦之孫切切之居卽冲晦之故廬也有一庵岩嶢

于嶺之上東望江西瞰湘瞰湘之曲正與孤山相值而和靖之室隱見于烟雲杳藹閒遐想當時之事使人慨然也和靖雖廬孤山後有一室正在淩雲間之側和靖多居此室耳然冲晦比和靖則和靖名字尤高而冲晦以數學顯冲晦數學當時士大夫皆宗之然初嘗親與余言曰先祖有戒子孫世世不得離錢塘以錢塘永無兵燹

陶隱居孫真人皆以藥隱亦隱之善未能治國且復活人不亦可乎近林靈素沈洞元真有活人心平生施藥不可以數計余與洞元別二十年間其別後醫益工巧視病罕診脈止令作咳嗽聲輒知病之所在不知此何法也在經有見而知之者上也聞而知之者次也洞元之法非聞而知之者乎凡有病至不惟與藥地稍遠者必設杯其貧者館之日與飲食如此則亦難繼矣故人之所以餽洞元者亦厚臨死猶有逋二十緡蓋盡費于此也察洞元之心自孫真人以來一人而已

張承德守鄭州其軍下有人詣闕告變者太祖械送其

人于承德使自治之承德止答十智哉承德
東坡性簡率平生衣服飲食皆草草至杭州時常喜至
祥符寺琴僧惟賢房間憩至則脫巾褫衣露兩股榻
上令一虞候搔之起視其岸巾止用一麻繩約髮爾
又築新堤時坡日往視之一日飢令具食食未至遂
于堤上取築堤人飯器滿貯其陳倉米一器盡之大
抵平生簡率類如此

德昭母年近八十得疾冬苦寒夏苦熱八十非帛不煖
則老人之苦寒尙矣至夏則又酷畏熱德昭昆仲冬
則爲重裊複幙貯藥炙炭所以致煖之術無不具其
昆仲遂不復入寢室皆會臥宿于其母之帳庶幾人
氣有以溫之也至夏則二人居帳外居帳中者交手
揮箒以伺其母之動息至倦則止熱甚則帳外二人
更之謂婢妾不足委皆不用嗚呼事親若此亦可以
無愧于古人矣

友人史幼明仕縣尹余告之曰有官君子所最忌二事
在己則賊在公家則聚斂他罪惡猶可免犯此二者
終身不可齒士君子之列今之或有處身最廉然陪

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權貴輒得美官雖不入
己其入己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公然聚斂以
期貴顯真刦盜也

章子厚謂溫公爲賊光止可對盜跖謂孔子爲盜邱也
宇文虛中在虜作三詩曰滿腹詩書漫古今頻年流落
易傷心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開口摧
頽空抱璞脅肩奔走尙腰金莫邪利劍今安在不斬
姦邪恨最深遙夜沈沈滿幙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
聞已築西河館自評能肥北海羊回首兩朝俱草莽

馳心萬里絕農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胸不汝
忘不堪垂老尙蹉跎有口無辭可奈何強食小兒猶
解事學粧嬌女最憐他故衾愧見沾秋雨短褐甯忘
折海波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詩始
陷虜中時作所謂人生一死渾閒云云豈李陵所謂
欲一放范蠡曹沫之事後虛中仕金爲國師遂得其
柄令南北講和太母獲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明年
八月閒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
爲人告變虛中覺有警急發兵直至虜主帳下虜主

學海類編
幾不得脫遂爲所擒嗚呼痛哉實紹興乙丑也審如是始不負太學讀書耳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孫次卿曰老子此語衍二字何不言見可欲心不亂次卿名邦杭新城人家兄門生也嘗爲戶郎文有西漢風

溫公初官鳳翔府年尙少家人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板坐久之人莫測其意范純甫嘗從容問其說公乃曰吾念天下安危事不敢不敬范蜀公言儲嗣事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盡白嗚呼君

子于天下國家事其精誠至于如此今所無有也直使人敬仰敬仰溫公與蜀公平生友善溫公自謂吾與景仁實兄弟但姓異耳觀二君子此事良哉朋友子容嘗言淮南監司童貫客也坐累罷去實子容叔氏微言之其監司往見貫不得通乃厚事其使臣使臣曰吾亦不能爲公通姓名但伺相公出公至于道左我唱拜公卽拜此見相公之道也其人曰諾他日貫出其人遂立于道左使臣果唱拜其人遂拜貫問曰何人對曰某人貫曰這廝在此乃呼使過馬首問之

其人遂隨貫至其第參拜訖貫曰汝不飢否乃令取酒一壺勞之遣去後貫爲雪其罪遂復得淮南轉運使嗚呼方其爲監司時鼻息上雲漢威聲動山岳不知來處乃如此當時出蔡氏諸閹門者往往多此輩耳子容名元廣姓張氏華亭人

沈元用有三大節元用自奉使回正二聖北狩僞楚僭竊時元用卽欲仰藥時煥卿沈子暘尙在元用幕下二公急前抱持之爲翻其藥曰事未可知也少遲之元用自此常納藥于夾袋中曰僞命至則飲此無何

僞命至元用時適病遂以病免此一大節也及異時元用知某州一聞其事卽日致仕此二大節也丁一箭之起屠戮人至酷旣經江西州縣望風奔潰時元用知宣州曰此賊死于此矣乃會士卒自解髻剪頂心髮燒灰投諸酒與士卒飲之曰吾與汝輩誓死此城士卒皆奮自此元用遂宿城上不復歸家賊射城上箭如洒元用不爲動數日元用臨城謂賊帥曰吾城中無有汝不知過吾已與三軍誓死此城矣不信請射我遂披胸使射羣賊大驚皆羅拜城下而去此

三大節也

張邦昌僭叛論者謂非出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止爲
救一城生靈吾鄉傳商曰此何言也當時邦昌之
分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無可言吾知死分耳何知
一城生靈耶邦昌不立未必累一城生靈設令累之
則二聖北狩一城死之適其義復何恨哉商名巖
叟

余寓秀州學三年止得子容子才二人時余年二十七
而子才纔年十八子才斬斬少年中性復滑稽俊發

則翻倒一齋及其莊語儼然而坐衣裾不動者終日
余因心喜之一日忽云范文正公有言甯可終身無
爵祿不可一日忘忠義遂撫案咨嗟久之余由是遂
與之親厚子容罕在齋一日自華亭來參苦予未之
熟也時同舍言其鄉人近以捕賊改官皆有歆美意
獨子容愀然歎息曰使張某他日忝一第決不肯捕
賊改官余喜曰何得此仁人之言由是益相親厚

余舊與先覺在鄉中多遊大慈塢時經行諸寺閒觀壁
閒前輩題名詩句于祖塔得惠覺一詩曰谷口兩三

家平田一望餘春深多遇雨夜靜獨鳴蛙雲暗未通
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清白捲江沙又于靜明
寺塵壁中詩兩句云瀾深魚自躍風暖客還來惠覺
最爲東坡米元章所禮其爲朴野布衣草履繩椶櫚
爲帶時夜半起槌其法嗣門索火甚急法嗣知其得
句也或稱無油輒疾呼然竹得火卽疾書之詩人之
得句蓋如此惠覺之詩混然天成無一毫斧鑿痕雍
容閒逸最有唐人風氣但七字殊未稱蓋學力未至
耳

陳齊之謁茂實茂實方撻其子齊之曰公撻令嗣何爲
茂實曰小兒輩須與撻之齊之曰以某觀之正不當
撻撻之所以敗之也正須喻以道理爾小兒輩自孩
提時卽當喻以道理曰如是是天下好事如是是天
下不好事如是者可行如是者不可行如是者可恥
如是者不足恥孩提雖無知而吾日告之所以入耳
者熟會當漸入正處如此則著腳下便識士君子道
路矣所謂箠撻豈可無哉不得已而出之使輔吾之
道理爾平日未嘗出一旦忽出之被吾箠撻其恐懼

學海類編 卷一
愧恥之心爲如何若然則豈不謂之善教乎余之教子者都不喻以道理但箠撻之彼胸中固無知又日被吾箠撻者已熟遂頑然無恥矣若是則教之非所以敗之歟齊之此言可爲教子之法

黃致一初看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爲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此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爲一

聯句云昔年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偶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有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問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笑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何如耳諸葛孔明每見龐德公輒拜牀下龐公初不令止子韶曰拜牀下者已爲諸葛孔明而受拜于牀上者其人

何如哉誠哉是言然則諸葛孔明觀龐德公則其人
物爲何如然其平生所有乃付之灰埃草莽自鹿門
一隱之後遂不見蹤跡嗚呼非甚盛德何以至此又
安得使孔明不爲之屢拜乎孔明視德公固爲晚進
矣然孔明在妙齡時才氣如何當下視一世乃肯拜
德公于牀下此所以爲諸葛孔明也沒量之人只爲
此一點磨拂不下

德先言一僧曰吾佛法豈有他哉見人倒從東邊去則
爲他東邊扶起見人倒從西邊去則爲他西邊扶起

見渠在中閒立則爲他推一推中閒之說甚好德先
名與仁德昭弟也

張思叔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爲詩雖拾俗語爲
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異之遂召其人與
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卽謂之曰何不讀書去
思叔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人有分
觀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
論語遂歸買論語讀之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
語畢奈何曰見程先生思叔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

學海類編
生門顯道曰弟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于學者卽受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爲伊川言之伊川遂畱門下一日侍坐伊川問日記曰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正卻在何處思叔遂于言有省其後伊川之學最得其傳者惟思叔精微卓在諸公之上也

天經久瘡忽夢一人眉宇甚異對天經哦一詩云塞北勒銘山色遠洛中遺愛水聲長秋天蓴菜扁舟滑夏日荷花甲第香病遂瘥殊可怪也天經因續其詩曰識面已驚眉宇異聞言更覺肺肝涼洛中塞北非吾事蓴菜荷花興不忘天經于文藝皆超邁人後竟不第人或以爲洛中塞北之句不合謝絕之如此然亦豈有是理乎天經姓葉名楸字伯林婺州人以舊字行

天經曰異時嘗在旅邸中見壁間書一句云一生不識君王面某輒續其下云靜對菱花拭淚痕他日見其

學海類編
詩使人羞死乃唐人宮詞也其詩曰學畫蛾眉便出
羣當時人道必承恩一生不識君王面花落黃昏空
掩門唐人格律自別至宮體詩尤後人不可及也
人見淵明自放于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疏懶人耳不知
其平生學道至苦故其詩曰淒淒失羣鳥日暮猶獨
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越去來何依
依因植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
衷繫身已得所千載莫相違其苦心可知既有會意
處便一時放下

陽關詞古今和者不知幾人彥柔偶作一絕句云客舍
休悲柳色新東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
處相逢非故人自古悲愁怨懃之思一掃而盡陽關
詞至此當止矣彥柔姓陳名剛中英偉人也後以江
陰僉判與子韶諸公同貶知虔州安遠縣卒

余所謂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欲始發
聲余之引引者謂之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焉故
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于是聲音遂縱所謂
歌也今之播鼗者始以小鼓引之詩所謂應田懸

鼓是也既以小鼓引之于是人聲與鼓聲參焉此之謂行可也既參之矣然後鼓聲大合此在人聲之中若所謂歌也歌行引播鼗之中可見之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今大曲有入破混煞之類今詩家既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今選中有樂府數十篇或謂之行或謂之引或謂之吟或謂之謠或謂之曲名雖不同格律則一今人強分其體制者殊不知歌行引之說又未嘗廣見古今樂

府故便生穿鑿耳

高抑崇

名

始封進劄子以爲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上

首肯之抑崇乃問上曰陛下以爲如何是和氣凡人始上殿皆皇恐戰汗惟恐應對失詞未有反致詰于上者上爲倉卒一問亦愕然乃曰今疾厲不作螟蝗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卽和氣也抑崇曰此萬物和氣陛下和氣安在上乃默然嗟乎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古人未能發也抑崇發之至哉斯言余觀近世能盡斯道者其程伯純乎

張子公爲戶侍苦用度窘欲出祠部改鹽鈔見秦丞相
秦曰且止若干年不出若干年不改鹽鈔矣張乃具
陳當時利害俱不聽張怒乃勃然曰相公言大好看
勢不可行今日事勢如此安得沽虛譽妨事實一旦
緩急相公何處措辦遂拂衣而起見趙相公趙相公
曰如何張復陳其利害丞相乃贊之曰甚善甚善子
能畱心執事如此吾復何疑然子能通于天下財賦
乎曰未也丞相曰若此則子亦小失契勘矣如某州
有米若干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錢若干某州有錢
若干復數數州張但呀然趙相曰今所以不卽發來
者發來國家便有無限財賦也固嘗行文字令且只
就本所使萬有一變緩急某亦粗有備矣如子之請
姑乃遲也勿吝見教張乃大服曰若此豈不是宰相
秦檜之都不知國家虛實利害但以虛詞蓋人人心
安得而服

龜山作梅花一詩寄故人云欲馳殘臘變春工先遣梅
花作選鋒莫把疏英輕鬪雪好藏清豔月明中時故
人正作監司見此詩遂休官

諸司造船吏夤緣爲監每造七百料船率破釘四百斤
會處善爲某路轉運使偶見破艦一閣灘上乃遣人
拽上以焚之人亦不測其意旣焚得釘二百斤于是
始知用釘之實朝廷于是立例凡造七百料船給釘
二百斤自處善始

晏元獻爲宰相兼樞密使范文正參知政事韓魏公富
鄭公樞密副使一時人物之盛如此而范韓二公與
元獻有舊故薦之而富公其壻也元獻以嫌欲避位
而仁宗不許夫宰相用人正當如此顧人才如何耳

安問親舊乎崔祐甫一日除吏八百親舊居其半此
乃天下之公道也後之避嫌者雖才如元凱以親故
避不敢舉而弄權盜柄者又托此以市私恩植黨與
此人君之用人所以爲難也

應求謂予曰使成安君果用李左車韓信果擒乎或自
有處也觀當時之策信乎殆矣予曰不然韓信入井
陸在李左車不用之後也使不知敵人所取予遽頓
兵四險地非甚庸將不至此况韓信乎大凡用兵必
先爲敵人計然後始能伐敵人故鄧公之軍黥布司

學海類編
馬仲達之軍公孫淵皆出于此李左車之計雖趙之上策然左車未陳此計時乃先在韓信筭中矣故其策雖妙安能施于信哉但成安君用李左車則趙亦未易下

禹錫問余曰周伯仁救王導始陽言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逮事已解固當同車入見雖告之以相救之意庸何傷卒不告後竟遇害伯仁亦失計余曰不然此所以見古人用心處也元帝與王導豈他君臣比同甘共苦相與奮起于艱難顛沛之

中今以王敦遂相猜忌如此君子所以深惜也故伯仁之教導欲其盡出于元帝不出于己所以全君臣終始之義伯仁之賢正在于此

余嘗愛茂實謂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元之必有一宋廣平不如是無復人道矣

子韶與正夫論仁宗朝人物正夫曰未說設施只豎起幾個人物在廟堂上也須教太平

正夫謂子韶曰昨強幼安來說話引援甚富某謂之曰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若此者六一語若此者溫公語若此者東坡語若此者山谷語強幼安語卻在甚處幼安無語

陳明作爲西浙漕來謁正夫正夫回語次日曰昨日熱陳亦曰夜來大熱正夫曰公安知熱陳笑曰如正夫學問高明議論英發固某所不敢望至于寒暑天下人共知之乃謂某不知熱何也正夫曰公安知熱如某乃知熱耳某在閒處無一毫事到心故四時之變化寒暑之盛衰此身皆知之言今日寒則信寒矣于是增衣裘言今日熱則信熱矣于是減絺綌以予言今

日溫今日涼皆與陽陰之候不差毫釐今左右簿書獄訟紛然在前而利害禍福之心交戰于中性命且不知所在又安得知寒暑也陳乃嘆息曰真高論

魏公夫人嘗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公生朝乃出之使上壽公見其疏爽悅之其婢旣上壽畢忽泣下公怪而問之婢曰念妾父在時每生朝婢子輩上壽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事不知淚之所從也公曰汝父爲何人曰某人嘗爲某州通判公大驚責夫人曰此士大夫女安得輒取爲婢夫人謝不知公

學海類編
即令諸女列後擇一有官人厚嫁之

魏公判北京有術者上謁言能視笏文知吉凶魏公語其人明日至明日魏公作飯召通判而術者遂預焉公預與通判易笏令觀之術者視魏公笏言某日當再召在相位若干年視通判笏曰某日當進秩當至某官既畢魏公使人厚謝之通判曰狂生敢欺罔相公如此罪應誅乃反厚餽之何也公曰琦先欺他

正夫曰茅菴草屋風雨一興輒欲顛仆至廣廈大堂雖震風疾雷頓撼天地而安若泰山藩籬鳥雀風勁草搖則驚飛竄伏而豐牛巨象雖長鞭大箠猶扶之不行人之度量其相懸亦猶此

沈元用以四六自負以謂當今四六未有如晦者其謝解啓一聯云谷寒雖暖喜二氣之或私風引輒回悵三山之不到真爲絕唱也惜其過貪翻近蕪穢耳

先覺論文以謂退之作古子厚復古此天下高論量應求以漢文有真才文帝纔一寬厚長者耳初無一毫英武氣優游不事若無能爲者當是時外有強藩悍將內有權臣孽君乃中外恬然固雖有七國之強乃

高祖過制非文帝之罪然亦終文帝之世不敢有爲
非有真才而何歟彼以智術把持天下者可同年而
語哉應求名天民泉州人

北窗炙輠錄卷上終

北窗炙輠錄卷下

宋

施彥執

編

溫公爲兒時與羣兒戲有一兒悞墮水甕中羣兒怖奔
公獨不去乃亟取石就甕下作一竅以出水水流
出其兒乃救公爲兒時仁術已如此矣

平江有富人謂之姜八郎後家事大落索逋者鴈行立
門外勢大窘乃謂其妻曰無他策惟有逃耳顧難相
挈以行乃僞作一休書遣之曰吾今往投故人某于
信州汝無戚心事幸諧卽返爾將逃乃心念曰委債

而逃吾負人多矣使吾事事倘諧他日還鄉卽負錢千緡當償二千緡多寡倍之遂行信州道中有逆旅嫗夜夢有羣羊甚富有人欲馳之有一人呵之曰此姜八郎羊也母得馳恍逐然而覺明日姜適至其所問津嫗問其姓曰姜問其第幾曰八嫗大驚遂延入其家所以館遇之甚厚久之乃謂姜曰嫗有兒不幸早死有婦憐嫗老又不嫁畱以待嫗嫗甚憐之欲擇一贅壻久未獲觀子狀貌非終寒薄者願欲以婦奉箕帚可乎姜辭以自有妻不可嫗請之堅姜亦以道

途大困不得已從之其妻一日出擷菜顧有白兔逐不可得欲返兔卽止又逐之又不可得欲逐兔又止如是者屢逐追之一山上兔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兔所在乃得一石爛然照人持歸以語夫妻視之曰此殆銀鑛也冶之果得銀姜遂攜其銀往尋其故人竟無得而歸因思曰吾聞信州多銀坑向之穴非銀坑乎遂與其妻往攻之果銀坑也其後竟以坑冶致大富姜于是攜其妻與嫗復歸平江迎其故妻以歸召昔所凡負錢者倍利償之此亦怪矣今思其

後妻憐其姑之老義不嫁此天下高節而姜臨逃亦
有倍償所負之誓亦足以見其人矣因緣會合夫婦
相際天其以是報善人

子範謂余曰劉信叔

名錡

守合肥厥功高矣然此一事亦

有天幸者余曰如何子範曰聞其始與金人戰金人
布陣西北是日東南風大急塵沙擊面金人大敗他
日戰金人據上風刃未接風急反塵沙更甚金人又
大敗若是非天幸者乎余曰自金人犯順內外將士
無一人爲國家捐軀幹出死力一逆虜人之前驅者

望風奔潰相襲爲常惟劉信叔守廬州甲兵脆薄糧
食單寡當時將卒鬪然欲散信叔乃折箭爲勸徇忠
義諭以禍福然後三軍之士皆爲之奮左右支吾卒
能以孤壘折咆哮百萬之師而奪之氣然則反風之
異安知其非精忠有以感動天地乎安得遽以爲天
幸也

明道知金華縣有人借宅居者偶發地得錢窖千餘緡
其主人至曰吾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致訟二人
爭不已明道問主人曰汝藏此錢幾何時曰久矣自

建宅時卽藏此錢在地矣汝借宅幾何時曰三年明道乃取其錢盡以錢文類之明道既視其錢文乃謂客曰此主人錢也客爭之曰某之錢明道曰汝尙敢言汝借宅纔三年吾徧閱錢文皆久遠年號無近歲一錢何謂汝所藏也其人遂服

有富人于民卒惟一子忽一日有一鑿驀入其家言吾乃父也其子驚問之曰汝實吾子異時乞汝于汝父今吾老矣汝從吾歸其子不服遂致訟其鑿具致其乞子于于氏詞明道曰汝有何據曰有據曰何據曰

某尙記一藥方簿記其歲月也明道令取藥方至則紙墨甚古其後書云某年月日以第幾子與本縣于二翁明道畱其方明日問其子曰汝年幾何曰幾何曰汝父壽幾何曰幾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驗鑿所書歲月合乃謂鑿曰汝詐也鑿曰某安敢詐明道曰汝所記歲月與其子之言齒信合矣此特得其歲月耳然汝有一缺漏處乃不覺鑿曰某有何缺漏明道曰以汝云歲月考于氏之年時于年三十四耳何得謂之翁其鑿語塞

學海類編 四 言述
又有一富人亦有一子方孩無母乃有一壻將死屬其壻曰吾以子累君幸君善撫之他日吾子長當使家資中分之乃出手澤託付其壻及其長不肯如父約其壻乃以手澤訴于縣明道乃密謂其子曰汝父智人也不如是汝之死久矣惟其壻有半貲之望故汝保全得至今雖如是某人亦賢也不然方汝幼時豈不能殺汝取全貲耶今豈當較其半也其子悟遂中分之

明道在邑中視其民如家人或有所訴至有不持牒竟造庭口述者邑中事無晨夜得以聞嘗夜半有殺人者明道驚曰吾邑中安得有此事已而思之曰當是某邨某人也問之果然皆大驚以問明道明道曰曩者吾嘗行諸鄉徧閱諸鄉人惟此人有悖戾氣是以知之其明察如此

嘗有監司問明道借兩夫取桑白皮曰本司非乏人顧問桑白皮出土者殺人故非其人不可使惟公至誠格物所使皆忠厚可委所以奉浼耳

富鄭公知鄆州有士人出入一倡家久其後與倡競乃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言近
搗其面碎之涅以墨遂敗其面其倡號泣訴于府公
大怒立追士人至卽下之獄數日當決遣其士素有
才名府幕皆更進言于鄭公曰此人實高才有聲河
朔閒今破除之深爲可惜公曰惟其高才所以當破
除也吾亦知其入非久于布衣者當未得志其賊害
乃如此以如斯人而使大得志是虎生翼者今不除
之後必爲民害竟決之

沈文通

名邁

未知杭州時有士人任康敖卽作薄媚及狐
狸者也粗有才然輕薄無行嘗與一倡鬪亦墨其面

後文通知杭州聞其事志之一日文通出行春燕望
湖樓凡往來乘騎者至樓前皆步過惟敖不下馬乃
驟轡揚鞭而過文通怒立遣人搶至卽敖也顧掾吏
案罪卽判曰今日相逢沈紫微休吟薄媚與崔徽蟾
宮此去三千里且作風塵一布衣遂于樓下決之此
可爲輕薄者之戒

家兄門生有沈君章無他奇但性頗孝喜爲狹邪遊一
日宿妓館因感寒疾以歸苦兩股疼其母按其股曰
兒讀書良苦嘗深夜閱書學中乏炭薪故爲凍損耳

君章謂余言其聞老母此語時直覺天下無容身處
卽心誓曰自此不復遊妓館矣後余察之信然此亦
可謂善改過者

家兄門生有湯良器人品甚高詩文字畫皆肅然事繼
母至孝家兄旣捐館江西殯洪州時良器已登第爲
江西運司屬官遭罹兵革久不與家兄聞問相及舍
姪橫往扶護偶于一客次見之良器聞家兄死沛然
流涕乃極力佐舍姪營辦扶護事良器實貧甚乃盡
取妻子首飾後舍姪家兄旅櫬得以萬里護歸者良

器之力居十七八予與良器款不久然心知其賢者
其後果與子才善又大爲李伯紀所前席其人固可
知今又觀于家兄盡力如此益信其爲賢也故家兄
之賢弟子惟孫力道陸虞仲湯良器萃先覺陳德昭
他亦余不能盡知在諸公閒惟先覺不第而卒而德
昭猶在場屋良器名 不幸早卒遂終于江西運司
云

家兄門生有施大任嘗知秀州嘉興縣始視事訟牒逾
千指大任皆不問獨摘其無理者得七八十皆科罪

學海類編
是日決撻至暮其不盡者明日又行之自後妄狀者
往往皆屏跡

德昭有親王子思知海鹽縣視事之初其訟牒亦如大
任時子思不問獨摘其一無理者對眾痛杖之杖訖
子思往入宅堂去乃令一吏傳教令知縣以飯諸訟
者飯罷指揮其無理用錢抽取其牒去及子思飯罷
出已失其半矣由此言之爲政不可無術

正夫曰人言漢高祖能用張子房高祖安能用子房哉
實子房用高祖耳然觀高祖一邨漢頗識道理能聽

人言語遂將驅使之見其時來因爲成就之耳

正夫曰人言陶淵明隱淵明何嘗隱正是出耳

正夫嘗謂子才

入有閒妙矣然猶未若懷禪師云

鴈過長空影說寒則天無畱雁之心雁無遺跡之意

正夫曰譬之射者左亦見是的右亦見是的
前亦是的後亦是的是射者左射右射面射背射不論如何只是
要中的如何是的曰仁

正夫曰宰相須識體若不識體如何作得他王荊公爲
宰相每與百官爭一事皆親書細字至數十劄子猶

學海類編
不已豈是宰相體

正夫曰天下有幾等人譬如以物自地纍至天上不知有幾層也自家須要在第一層上立地坐地始得

正夫嘗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下書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積于胸中浩乎無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于詩淵明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卽道花遇竹卽說竹更無一毫作爲故子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胸萬卷鬱含蓄遇事時一麾百怪森動目淵明澹無事空洞撫便腹物色入眼來指點詩句足彼豈發其藏家但隨所矚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曲蓋發于正夫之論也

淵明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時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此正夫云

或謂惠勝仲曰孔子在陳蔡之間弦歌不絕或幾于遣勝仲曰胡爲其然也弦歌自是日用乃不變常耳安得謂之遣子韶甚喜勝仲之言以告正夫正夫曰固也然聖人旣當厄亦當輟其日用事以圖所以出厄之道至圖之不可乃安之如平日耳不然水火旣逼

其革交至乃安坐不顧是愚耳何得爲聖哉故孔子所以雖弦歌不輟終微服而過宋也

正夫說萬物皆備于我所謂很如羊貪如狼猛如虎毒如蛇虺我皆備之

正夫謂子才曰子路未可量如子路拱而立三嗅而作當是子路有省處

東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列妓女奏絲竹之聲聒兩耳自有終宴不交一談者其人往返更謂待己之厚也至有佳客至則屏去妓樂杯酒之閒惟終日笑談耳

舊傳陳無己端硯詩云人言寒士莫作事神奪鬼偷天破碎神言奪鬼言偷天言破碎此下字最上也今本乃作鬼奪客偷殊玉石矣此當言鬼神不可言客也竊聞王補之性至鈍每課百字至五百徧始能成誦然精苦不已積久忽自通達王補之之名聞于四海故知學者有不勉耳勉之其有不至者乎性之利鈍不計也子思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若

是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毛澤民

名

穎西湖靈芝寺可觀房紫竹一絕頗佳云階

前紫玉似人長可怪龍孫久未驤第次放烟出簷去
此君初不畏風霜

有一相識妙于醫沈元用謂今世和扁而論者勿之許
自過年來頗覺聲消以予思之良以好賄重故也子
容曰醫者好貨重財也已非其道况一好賄則有命
于其閒矣病者之瘥則保其命之厚薄也近斯人之
多失豈非坐是乎

天經嘗言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此夫子所以賢顏子也今人亦云簞瓢陋巷
家能安之豈不可笑也夫顏子負王佐之才使小出
所長取卿相如拾地芥然不肯苟進乃安于陋巷此
所以賢也今之人無材無德本是窮餓之人乃亦曰
我能安貧賤欲將何爲蓋廟堂之上本是顏子著身
之地今乃陋巷非顏子之地矣然能安之此所以爲
顏子也閭閻溝壑是汝著身之地今在閭閻溝壑中
適其所爾又何言安焉天經之說極然今無志氣人

往往皆以此自安孔子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貧賤豈君子之樂哉然而不去者以家無貧賤之道故也既有貧賤之道安得不求去之如之何爲去貧賤之道豈不以學不講歟豈不以行不修歟豈不以不才無能歟此所以貧賤也既以此得貧賤在我者求去之如何日夜講學日夜修身日夜進其所不能三者既盡求其窮我者已不得矣然後貴賤貧富舉付之于無足道爾今乃惰慢荒逸一無所爲而曰我能安貧是安于不才無狀耳

安得謂之安貧賤哉又曰貧者士之常且只問他如何是士

子韶嘗夜夢陳子尚夢中憶其已死乃問曰公尚畱滯幽冥子尚曰公既不厭于生我亦何厭于死此語殊有理

陳履常以監司非其人置其酒食于廳角余既書之續以語茂實茂實大以爲過當日譬如陽虎餽孔子豚孔子不應棄之亦食之而已余深不喜此論一時未有以答茂實且方與他客語遂罷已而思之陽虎之

豚孔子未必食何以知之孔子曰君食于少施氏未嘗不飽以施氏食我以禮因知孔子食于他或不飽也推孔子不飽之意則陽貨之豚安知其食也孟子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余深疑其事君子于辭受之際受則受卻則卻豈有受之而曰心卻余因此論孟子之言所謂心卻之者受之而不用也古人如此者多倘實受享其利而曰心卻是妄語爾貨之豚正心卻之物也

魏公應爲徽州司理有二人以五更乙會甲家如期往甲至雞鳴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雞鳴尙未至何也其妻驚曰去已久矣復曰甲家乙不至至曉徧尋蹤跡于一行業中獲一尸乃乙也隨身有輕齎物皆不見妻號慟謂甲曰汝殺吾夫也遂以甲訴于官獄久不成有一吏問曰乙與汝期乙不至汝過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殺其夫也其人遂無語一言之閒獄遂成

游議師雄殿院子也知真定縣時朝廷新得燕山其倉廩虜人皆席捲去燕山大飢朝廷命府州縣輸糧調

牛車在鼎沸

惟議寂然無所

爲吏人懼更進言之曰姑去訴縣糧已集將行矣吏人皆叩頭言罪不細且此事非倉卒可辦今尙未蒙處分奈何諸縣且行矣議曰使諸縣行乃白已而諸縣皆行議乃口召其民曰輸粟事如何民皆曰晚矣議曰不然吾所以不敷汝糧調汝牛車者正以吾自有糧在燕山故也民驚曰如何議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糧也汝每鄉止擇能辦事者數人齎輕貲往糴之民皆惘然遂敷出金銀一一爲區處畢臨行又謂

其人曰有餘金當盛買牛車以歸民至燕山所在糧運全集米價頓落焉河北等路米有餘遂糴納之先至者以糧兌又不得納皆賣牛車以自給其遣人遂以餘金買之皆乘而歸後其事達朝廷遂擢議爲河北運使

鄧光祖知嚴州某縣時當紹興中國家方創都錢唐所需材木甚大期且急所在鼎沸而光祖殊不經意乃徐集諸里正各置之卽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一紙令各具在界中凡寺凡廟凡驛凡官道有木與所

學海類編
降色樣合者供不得脫一根既供乃令匠往視之皆合遂令里正伐官特與糧不須與木乃大集所得倍其數他郡縣皆望青斬伐所殘人冢墓及民家要害處甚眾而吏復夤緣求乞于其閒所在騷然惟光祖絲毫無侵于民且不出一吏所得乃過諸縣二者頗相類故併及之

有客解者作啓事痛詆試官時丁葆光爲試官復其啓曰俯知有司之不明仰見君子之所養又云當俾志氣塞乎天地之閒無使精神見于肝膈之上又曰韞

匱而藏何妨于待價之玉踊躍自試真所謂不祥之金

鄭毅夫以國子監第五人發舉意不平爲謝主司啓事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此猶可也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鰲不靈置頑石而在上

子韶言舊閭巷有人以賣餅爲生以吹笛爲樂僅得一飽資卽歸臥其家取笛而吹其嘹然之聲動鄰右如此有年矣其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謂可委以財也

一日謂其人曰汝賣餅苦何不易他業其人曰我賣餅甚樂易他業何爲富人曰賣餅善矣然囊不餘一錢不幸有疾患難汝時何賴其人曰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錢一千緡使汝治之可乎平居則有溫飽之樂一旦有患苦又有餘資與汝賣餅所得多矣其人不

可富人堅諭之乃許諾及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矣無何但聞籌筭之聲爾其人亦大悔急取其錢送富人還之于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舊

劉若虛言京師有富人欲得一行頭難其人有人薦一

人以往富人卻之其人謂其所薦曰某何以得卻幸試問之薦者問富人富人曰我觀其人不能忍飢此不足掌財薦者告其人其人曰某誠不能忍飢只能忍飽富人聞之遂召其人用之果滿意

子韶言某在史館方知作史之法無他在屢趣其文耳

俞與材說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師有賣勃荷者

京師呼薄荷爲

勃荷也

其家嘗買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渴甚乞水

于史史乃以尊酒勞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後京城被圍史縋城出時城外悉已煨燼四顧人馬復寂然史

茫茫行野中憂恐甚俄而見茅店兩間史急趨之則
乃一人家主人見史大驚曰官人何爲至此此去咫
尺卽大兵不可前幸當畱此所以慰薦史者甚厚史
乃問汝爲誰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卽賣勃荷者也異
時嘗蒙官人尊酒之賜時常不忘今日官人幸至此
某報尊酒之秋也史曰今京師外皆灰滅汝獨能存
何也曰某與一千人長厚善故獲保全至今然行卽
遁耳且謂史曰斯人今當至官人當伏牀下語未畢
所謂千人長者果至與其人語久之乃去史乃出問
曰汝何爲與斯人告曰家本旅店斯人曩時作河北
商來京師十餘年耳則金人謀我國家已久矣所謂
崛起者非一旦也史獨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
免于死恩之施人其報効乃如此

法言 拙身將以信道也如道 拙以信身雖天下不爲也
叔祖曰身所以信道也道之拙信係吾身也豈有身
拙而道信者乎南子禮所當見也陽虎禮所當敬也
二者皆禮也非拙也孰謂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乎
楊承功之喪余在焉有弔客至或先哭而後拈香或先

學海類編
拈香而後哭二者孰是余謂先哭而後拈香是蓋其
人始死往見其柩則哀情已生是時何暇爲禮便當
哭爾哭畢乃拈香跪奠始與之爲禮且今孝子出見
當先與之哭乎當先致其慰之辭乎是先必與之哭
爾生死之情一也故商人先拜而後稽顙周人先稽
顙而後拜孔子曰吾從周

六義之說新義以風雅頌卽詩之四始伊川謂一詩中
自有六義或有不能全具者六義之說則風雅頌安
得與賦比興同處于六義之列乎蓋一詩之中自具

六義然非深知詩者不能識之夫賦比興者詩也風
雅頌者所以爲詩者也有賦比興而無風雅頌則詩
者非詩矣取之于人則四體者賦比興也精神血脈
者風雅頌也有人之四體使無精神血脈以妙于其
閒則塊然棄物而已矣夫惟善其事者使精神血脈
渙然于制作閒于是而風雅頌焉風者何詩之含蓄
者也雅者何詩之合于俗者也頌者何詩之善形容
者也此三者非妙于文辭者莫能之三百篇皆制作
之極致而聖人之所刪定者也故三物皆具于物中

而風尤妙蓋風有含蓄意此詩之微者也詩之妙用盡于此故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非詩之尤妙者乎此所以居六義之首也歐陽公論今之詩曰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寄之言外知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此近于六義之頌也含不盡之意寄之言外此近于六義之風也

子尚說君子嚮晦入宴息以謂嚮晦入宴岷人皆同之而未嘗息惟君子然後能息言心之休息也

叔祖善歌詩每在學至休沐日輒置酒三行率諸生歌

詩於堂上閒居獨處杖策步履未嘗不歌詩信乎深于詩者也傳曰興於詩興者感發人善意之謂也六經皆義理何謂詩獨能感發人善意而今之讀詩者能感發人善意乎蓋古之所謂詩非今之所謂詩古之所謂詩者詩之神也今之所謂詩者詩之形也何者詩者聲音之道也古者有詩必有聲詩譬若今之樂府然未有有其詩而無其聲者也三百篇皆有歌聲所以振蕩血脈流通精神其功用盡在歌詩中今則亡矣所存者章句耳則是詩之所謂神者已去獨

其形在爾顧感動人善心不亦難乎然聲之猶可彷彿余觀詩非他經比其文詞葩藻情致婉轉所謂神者固寓焉玩味反復千載之上餘音遺韻猶若在耳以此發之聲音宜自有抑揚之理余叔祖善歌詩其旨當不出此龜山教人學詩謂必先歌咏之歌咏之餘自當有會意處不然分析章句推致攷象而強以意求之未有能得詩者也

蘇仲虎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繫此辭殊可怪也曰隼者禽也誰道獸來射之者人也

道鬼來如此安用釋爲三復其言乃知聖人有微旨蓋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釋之曰隼者禽也而射之者人也今詞中本無已參之孔子曰增一句云弓矢者器也此何理哉惟射隼者弓矢而詞中乃不見弓矢是所謂藏器于身也聖人之旨豈不微哉

仁宗嘗與宮人博纔出錢千既輸卻卽借其半宮人皆笑曰官家大窮相又借不肯盡與仁宗曰汝知此錢爲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錢又一夜在宮中聞絲竹聲笑之聲問曰此何

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且聽外閒如許快活耶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地仁宗曰汝知吾家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爲渠渠便冷落矣嗚呼仁宗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仁宗一日視朝色不豫大臣進曰今日天顏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進言宮掖事以謂陛下當保養聖躬上笑曰甯有此夜來偶失飢耳大臣皆驚曰何謂也上曰夜來微餒偶思食燒羊旣無

之乃不復食由此失飢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無夜供燒羊例朕一啓其端後世子孫或踵之爲故事不知夜當殺幾羊矣故不欲也嗚呼仁矣哉思一燒羊上念祖宗之法度下虞子孫之多殺故甯廢食嗚呼仁矣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間深仁厚澤橫被四海也

家兄門生有孫力道在鄉校與一同舍舒子進相友善子進本富家子後大貧有孀婦挾二孤纍然從子進旣不能爲之資年侵老嫁無售者力道深憐之每自

念使我忝一第必娶之無何力道果登第時年雖近四十然美風姿貴官達宦爭欲壻之者十數力道皆謝去遂歸語舒氏婚及舒氏歸已白髮滿頭矣力道與之懽如平生嗚呼世稱劉廷式之義謂千載一人今力道之事豈減廷式哉力道早年以貧不娶乃獨以教學養孤平生所行皆忠厚事然未嘗與人言亦罕有能知者力道名朝宗錢塘人終于江山縣丞家兄門生有陸虞仲崇甯初同家兄赴省試明日省榜出是夜舉子無睡者惟虞仲酣寢如平日黎明報虞

仲遇同舍皆譟以入曰虞仲公遇矣虞仲方覺乃徐問曰彥發遇否同舍曰偶遺虞仲曰彥發不遇吾事不可知復酣寢如初人皆服其度量自登第後愈篤學其在仕路以風節著後以監察御史召未及供職而卒虞仲名詔之卽子正之父也

二家兄蚤年力學冬夜苦睡思乃以紙剪圓鑿如大錢置水中每睡思至卽取鑿貼兩太陽則渙然而醒其苦如此治詩善講說其講說多自設問答以辭氣抑揚其中故能感發人意故子詔謂家兄講說有古法

學海類編 卷下 三
如公羊穀梁之文然江浙閒治詩者多出家兄門前
後登第者數十人而家兄反不第豈非命耶曩久困
太學嘗有啓事一聯云池塘綠徧又是春風河漢夜
明忽驚秋月當時太學同舍者皆誦此語後推恩爲
會昌縣主簿卒家兄諱國光字彥發

禍福報應之理淺言之則不驗深言之則近怪故儒者
之于禍福可以默會難以言談也古今論禍福者多
矣惟子韶立論以爲唐虞三代之時聖人在上其氣
正其氣正故禍福之應亦正也唐虞三代之下聖人

不作故其氣亂其氣亂故禍福之應亦亂也然其閒
不能無小差者堯之聖而丹朱失天下舜之聖而商
均失天下其善報爲何如瞽之不仁而舜興鯀之不
仁而禹興其惡報爲何如以大槩言之則子韶之論
似也然如向之所論則禍福之報莫切于父子之親
當堯舜之身故不能無疑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本不差毫釐奈何不達理者指夫顏夭跖
壽之事便疑其不驗也善哉老氏之言曰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倘因此言推而達之則禍福之理庶乎能

學海類編
默會矣

子韶省榜中有春秋試官一門生亦與試其試官盡授以平生所作春秋又云場中當出某題某題宜熟記之有人微知其情具以告陳阜卿蓋阜卿宗卿皆春秋也曰春秋額最窄此不可不記阜卿曰有命他日考試畢擇明日當奏名是夜有一試官忽羣鼠鬪不可睡聽之鼠鬪落卷籠中其試官起驅之則寂然無有再睡則鬪如初審聽之果落卷籠中也又起驅之復寂然如是者三其試官乃心動曰豈是中有卷子

乎然燭盡取落卷閱之果得一書卷大佳試官曰事已定矣得此何爲姑畱之明日試官方會茶俄而下座有一小試官起白知舉曰春秋止當取二人取三人已侵他經分數矣今止取若干人于書額大虧矣乞行處分遂袖中出一狀稱說云云知舉曰業已定奈何其試官曰固知無及矣然今日論列之萬一有謫罰庶幾免罪爾眾試官曰去一春秋易耳顧何所得書卷乎其夜試官陳鬪鼠之事皆大驚因出書卷觀之眾皆稱善遂出一春秋正其門生也其春秋試

學海類編
官猶爭不已家人不可竟見然而阜卿兄弟皆遇豈
不謂有天理乎阜卿名文茂常州人

子韶榜中有許叔微嘗夢有人告之曰汝無及第分叔
微夢中遂懇其人以何道使某可第其人曰分止爾
奈何叔微曰行陰德可否其人頷首而去叔微自此
遂學醫頗有得無何其鄉中大疫叔微遂極力極療
之往往獲痊活者頗多一夕復夢其人唱四句云呼
盧殿上請何是主王陳閒隔呼六爲五及是榜子韶
既魁王郊第四人陳吉祖第五人叔微第六人叔微

又應該恩人升一名遂得第五人恩例所謂王陳閒
隔呼六得五其親切如此呼盧者傳臚之謂也

進道嘗酒酣書乘流則行遇坎則止攻苦食淡吾素懷
也或人厚我使紅裙傳觴盤列珍羞吐之則忤人茹
之則忤己當此之時但付之一笑陶淵明所謂觴來
爲之盡既去無吝情其此之謂庭光見此語乃指乘
流則行遇坎則止謂余曰要須古人下語至進道之
言吐之則忤人茹之則忤己此語便不然又曰必如
此乎進道此一段謂最宛轉庭光意直須隨波逐流

皇清類編 三 言述
方明自在姑畱于此使後人觀之果庭光語然乎進道語然乎

進道雜書云上士雖不讀書亦進下士雖讀天下之書亦不進惟在我輩正當讀書耳進道此語殊有味然雖上士安可不讀書進道第一等人乃自處以必讀書蓋可知矣

余鄰人歲畜一犬每滿一載則賣之屠者至捕犬其犬跳梁號呼雖屠兒不能近其主人者往焉其犬正窘急閒見主人乃搖尾帖耳作咿音聲至以身揩摩其主人以爲獲所恃也俄而擒之以授屠者使人不欲視余謂鄰人曰汝無賣犬犬可憐如是况平日有吠盜之功乎犬直幾何吾當歲授汝直鄰人感余言亦不賣犬

張九何鎮蜀凡官于蜀者旣不得以子屬行及到官例置婢惟九何公不置婢官屬遂無敢置婢者公聞遂買兩婢官屬乃敢畜之公將去任呼婢母囑之曰當善嫁此女且厚贈遺之二處子也

杜祁公乞身得請旅于洛中置一宅居之時歐公爲畱

守祁公入宅卽攜具往慶歐公見門巷陋隘謂公曰此豈相公所居者當別尋一第稍寬者遷之公曰某今日忝備國家宰相居此屋謂之小固宜然異日齋郎承務居之大是過當竟不許

曹武惠平江南詣閹門稱曹彬句當江南公事回而杜祁公罷相歸鄉里書謁次前鄉貢進士前輩所以處功名富貴如斯而已

溫公每至夜輒焚香告天曰司馬光今日不作欺心事夫君子行已固求合于道旣合于道何必天地知之

而天地亦豈不知溫公何必若此哉公之爲此蓋自警之術也

劉器之問道于溫公溫公曰自不妄語入自謂平生不妄語此事不學而能及細看之始知人豈得不妄語如與人通書問敘閒闊必曰思仰推此以往皆妄語也

趙清獻公旣致政歸其清修益至每院中衣不敢懸空處曰恐觸汚神靈乃卦于牀使陰乾推此其有欺暗室事乎

清獻平時頻蔬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對賓客殺核皆精
吳十朋家買鰻一斤得二枚其婢治之破其腹尾急纏
其臂解去乃段之復急纏其臂至段盡其尾方定又
異日學中烹鰻湯正騰沸乃以鰻投之鰻皆跳躑湯
中有一鰻飛至屋梁乃復墮而死嗚呼可怪也已故
鰻鰻不可不戒貪生怕死同於人也

鰻音駝魚似蛇無鱗皮可鼓

杭州江漲橋有富人黃氏惟嗜鼈日羹數鼈一日其庖
者炮鼈以爲熟也揭簽蓋有一大鼈仰伏于蓋頂乃
復入釜中須臾揭之其鼈又仰焉庖人憐之其廚適

臨河乃縱諸河羞餘鼈以進主翁爲訝其少以爲盜
之也鞭之兩脾流血庖人痛甚臥竈下旣覺頓覺痛
止視兩脾則青泥封其瘡訝之俄而見鼈自河負泥
而上庖人大怪之具以實告主翁主翁感其事遂不
食鼈後遂捨其廬爲寺卽今黃家寺是也

有孚維心亨說者曰君子身雖處險而其心常亨予竊
以爲不然凡易言亨皆一字句以謂必如是乃亨耳
維心亨又坎豈曰置身之地故君子在坎必求所以
出坎之道乃但維心亨乎彖曰坎險也行險而不失

其正乃以剛中此亦釋有孚之辭夫剛中之德行險而不失其正則君子處險之道盡矣然則維心亨乃言出險之道也亨者出險之謂一君子欲出險乎維有此心耳險吾心術能出險之道聖人既陳所以出險之道又指人以出險之路其釋坎之辭始兩盡矣他日子正過論易曰近思有孚維心亨未得其說偶一日閒晝臥乃聞隔壁兩腳夫當渡江一夫曰錢塘江甚險汝記得此心否某乃撫席而起曰此有孚維心亨也余曰余此說舊矣子正名景端熙仲姪

子正謂余曰孟子論浩然之氣曰是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伊川則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其不止曰養而無害介夫則以至大至剛爲句下曰以直養而無害以伊川爲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氣于直字毫無功用以介甫爲句直字方有力余深喜其說以爲子正於學問知求日用處矣然有大不然者浩然之氣安能無一直字無一直字則不成浩然之氣矣何者直正是浩然正是養無一直居其中剛必至粗暴大則成荒唐又安能配義與道乎

學海類編
陳齊之謂余曰子貢以知見作故孔子特告之以汝與
回也孰愈蓋欲其自中入子貢不領反入知見
中走故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
復曉之曰吾與回皆爲知見作不爲知見所固者惟
顏子耳故曰汝不如也齊之名長方本福甯人今居
平江

高抑崇說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以謂修其天爵而人
爵來從其不來奈何若不來是天爵無驗也若欲其
來則與修天爵以要人爵何以異也所謂從者非此

之從也從者任之而已矣

茲四人迪哲于商不言成湯于周不言武王說者紛然
子才曰無逸一篇皆謂享國長久所以不言湯武耳
然后眾說皆破文字有如此者分明而不見者亦可
怪也

余嘗愛族姪庭光說詩以爲言之不足使言之可足卻
只如此也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嘆之可足卻
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使詠歌之可足卻只如此也惟卻了他不得故獨

學海類編
為之舞蹈耳

滕元發始至殿前已取作第三人以犯諫見黜後復至殿前仍居第三時鄭獬殿頭楊繪第二人或問元發曰公平生以大魁自負今止得第三何其次也元發曰只為鄭的獬楊的繪也

王沂公作三元人皆賀之皆交贊其三元之盛公正色曰會當時窗下讀書意本不爲此二字又在太學時至貧冬月止單衣無絲背心寒甚則二兄弟乃以背相抵晝夜讀書人或遺之以衣服皆不受蓋是時已氣蓋天下矣安得不享達

劉得初白蒙亨劉觀皆太學名士太學魁往往三人皆專之下日嘗在場中會卷子得初先出之犯諱二人不言次蒙亨出之又犯諱二人亦不言最後觀出之復犯諱二人亦不言三人者皆自喜謂二人犯諱魁將誰歸及見點始知皆犯諱此何容心

有一青陽衍治周禮赴上舍試其鄰坐有人過午猶閣筆衍素不識其人遂起揖之曰日晚矣未下筆何也其人曰今日偶因此題猶未有處奈何衍即與卷子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言述
令體之其人得衍文會其意須臾立就榜出衍魁其
人本經第二人文至今載榮遇集中

一人言鄉中有士人至在場中雖骨肉至親如之卒不
告一辭而其人實高才平生詩文混之東坡集中人
莫能辨也今年且六十矣猶困場屋陳阜卿兄弟居
常卷子令所知恣觀然兄弟皆早第由是言之在彼
不在此也

章子平鹽賦云運啓元聖天臨兆民監行事以爲戒納
斯民于至純上覽卷子讀運啓元聖乃動容嘆息曰
此謂太祖讀天臨兆民嘆息曰此謂太宗讀監行事
以爲戒嘆息曰此謂先帝至讀納斯民于至純乃竦
然拱手曰朕何敢當遂魁天下此賦雖不切題然規
模甚偉自應作狀元當其破此四句時豈有此意偶
作如此看由是知世閒得失往往皆類此耳

庭光見子書王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爲侍立七十餘日
止得不爲血氣所遷一句庭光以爲七十餘日不語
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光具眼處但只此一
句亦不是客句

嘗有數相識閒會話有一相識言舊有人于常買家以錢三十得一子石卽石卵也漫用壓紙有人見其石欲得之遽酬錢數千其人見其著價高心疑之未與後遂增至二十緡其人見其著價愈高其心益疑以爲寶也遂不與然持此石屢年無他異人亦無顧者但見所知則摩抄其石曰此嘗有人酬二萬錢矣如是又屢年其親知謂其人曰公持厥石久矣雖有疇昔之價然卒無他異爲公計不如一剖之恐其中或有異就如其價不過失二十緡而平生之疑以決豈

不快哉其人然其說遂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泓然清流也人皆異之但不知其人欲得此石何爲時何子楚在座曰是必有用也

異時有人亦畜一石初不爲異胡人見之驚嘆不已遂願得其石遽酬萬緡其人亦以酬價高猶豫未與胡人守其石不去遂增價至十萬緡乃與之人問胡人此石何異也胡人遂取盆水以石置水中使人諦視之乃有一馬現石中有飛動之狀人問曰此石固異矣然何用也胡人曰此名龍駒石以水浸之飲馬輒

生龍駒此無價寶也由是言之則其人之欲得子石
意者亦若有此類用耳

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之
皆成花所謂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類然纔形似之
也跌萼檀蕊皆成真花或時爲梅花或時爲菊或時
爲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花皆交出之以水沃
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定其色目也萬氏
歲必一宴客觀水盆花人亦攜酒就觀焉政和閒天
下旣奏祥瑞而徽宗復喜玩好物故天下異寶咸輻

輳頗皆得爵賞萬氏以爲吾之盆天下至異使吾盆
往當出貢獻上蒙爵賞最厚遂進之及盆入乃不復
成花矣幾獲罪嗚呼人之爵賞豈容濫取也萬氏水
盆聞于浙江久矣挹水浸之卽成花頃刻無差一冒
爵賞遂失其初豈偶然哉世之無義無命貪冒爵賞
者觀萬氏之盆亦可以少省矣

花之白者類多香其紅者殊無香今花以香名于世者
白花居十七紅居三惟荷花瑞香之種而香亦纔瑣
碎小紅耳不惟名于世者籬落田野閒雜花之香者

不可勝數大率皆白色而紅色者無一二也固知戴其角者闕其齒傳以翼者兩其足此理在天地間無物不然也

本草云椒合者殺人桑白皮出土者殺人魚無目者殺人與鱗逆者如此十餘種魚無目與鱗逆者固未之見也今人烹炮豈皆能去椒之合口者店家桑白皮安能保其無出土者然亦未嘗見殺人他物亦爾是果古人不足信歟余竊觀本草之論藥知左氏之論禍福凡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皆以爲

得禍本草言一椒實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皆以爲殺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不中節未必遽得禍而左氏斷之以必得禍蓋有得禍之理也一椒實之合口一桑白皮之出土未必遽殺人而本草斷之以殺人蓋有殺人之理也既有得禍殺人之理則安得不慎今人食物偶或不死者蓋其五臟和平血氣強盛幸有以勝之耳不幸而是中失調血脉方亂則又以一物投之禍莫測也

又以一牌對之斷莫斷也

遊盜幸育以繼之任不卒而後出夫既血潮式獨以

替不對今人貪財如如不致各落其正蠟味不血象

以發人蓋有將人之腹也現台皆歸對人之所問也

之合口一柔白文之申中夫心為對人而人與對之

雖血空刃欄女以水情補養之也

識其人一如對之火則一而為之入而為之也

北窗炙輠錄卷下終

